

传播学译丛

Mediated—How the Media Shapes Your World and the Way You Live in It

中介化

[美] 托马斯·德·曾戈提塔 著

王珊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ediated—How the Media Shapes Your World and the Way You Live in It

-83

中介化

[美]托马斯·德·曾戈提塔 著

王珊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G206.2
Z0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介化: 媒体如何建构你的世界和生活方式 / (美)曾戈提塔(Zengotita, T. d.)

著;王珊珊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

(传播学译丛)

书名原文: Mediated-How the Media Shapes Your World and the Way You Live in It

ISBN 978-7-5327-4659-0

I. 中… II. ①曾…②王… III. 传播媒介—社会影响—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6518 号

图字: 09-2007-03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135113

责任编辑 马 胜

装帧设计 吴建兴

中介化——媒体如何建构你的世界和生活方式

[美] 托马斯·德·曾戈提塔 著

王珊珊 译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m www.yiwen.com.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18 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659-0/G · 146

定 价 38.00 元

译者序

这是一本读来让人捧腹之余又略觉伤感的书。

曾戈提塔博士在为我们勾画出人类的种种伟大的同时，也尖锐地指出了身为现代人的种种悲哀。从肯尼迪遇刺到戴安娜之死，从珍珠港到“9·11”恐怖袭击，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每个事件的直接或是间接经历者(大多数人应该算是后者)在对这些事件做出反应的时候，实际上都是生活中的“体验派”演员。首先，在媒体的影响之下，我们所看到的“现场”是经过加工再造的；其次，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理解的出发点往往是我们每个人自身的情绪表达。除“中介化”之外，书中探讨的另外一个基本概念是“表现性”，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媒体表现符号。在应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同时，“表现性”符号推动了“中介化”，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思维方式以及人类本身。

这本书从人类学、戏剧、哲学、政治、历史等多个社会科学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和反思，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许多带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视点。现代性为人类带来了浩如烟海的选择和机会，但是当人类将自身淹没在这无数选择中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被这无数选择权束缚，最终丢失了自我。

人类征服了珠穆朗玛峰，伟大！但是人类的征服给珠穆朗玛峰留下了什么？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开发出了超越光速的技术，伟大！但是人类在超越光速之后的下一步将要何去何从？

人类将对自然的“敬畏”踏到了脚下，藏在每个人身上的那个自大狂的“自我”总是需要竭尽一切可能去得到满足。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被“中介化”了的“真实”是否仍然能够称之为“真实”？“真实”的好处又究竟在哪里呢？

.....

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辗转波士顿、贝尔法斯特、文莱、雅加达、海南、北京、夏威夷。在记不清次数的起飞降落之间，走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群之中，目睹迥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体验迥异的社会发展水平，曾戈提塔博士的“中介化”思想深深影响着我看世界的眼光，而他作为一名人类学家的深沉的人文关怀情结亦深深感染了我。然限于个人能力和精力有限，译文中难免偏颇，望有心人斧正。

同时，也要借此向所有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关爱支持的人们致谢。感谢父母给予我的巨大精神鼓舞，支撑我驰骋知识海洋、自由思考；感谢好友董楠、李明江、石磊、王浔在译文润色和文化背景理解上给我的无私帮助，以及译文出版社的编辑老师及其他同事们的信任和支持。

最后要感谢我家“老头”，他无声无息而真挚的爱笼罩着我伏案译作的每个日夜。

王珊珊 于檀香山

2008年4月24日

序言

为了行文简洁及写作风格的需要，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尽力避免过于繁复的限定词。但是，“中介化”的实际过程很多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所及之范围的。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或是在不同的时间，“中介化”的过程也是不一样的。在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强调一些基本特征，但是我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带有绝对的普适性。

更重要的是，我逐渐意识到：世上大多数人都被现实牢牢限制住，他们充满绝望，而我试图在本书中所表达的想法及影响他们的思维，这种可能性则是微乎其微的。

但我知道，改变的趋势毕竟还是存在的，因为这是一种带有全球性特征的现象。同样，这里所讨论的“中介化”现实与世上大多数人的悲惨境遇之间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并不是因为人们在过着这样的生活，而是因为我们的其他一些人正在经历着这些。在这个过度发展的世界上，享有特权的公民则既可以选择去应对，也可以选择不去理会。

目录

序言 /1

引言 体验派表演方法(Method Acting) /1

第一章 学会热爱“变形虫” /12

第二章 对孩子的崇拜 /35

第三章 英雄的微光 /86

第四章 身份政治 /136

第五章 忙与盲 /179

第六章 自然的宿命 /211

第七章 人人都是超人 /245

尾声 恐怖 /273

引言 体验派表演方法(Method Acting)

先来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曾曾祖父”一代人中会有很多人花时间去回想他们第一次听说珍珠港事件时的情景吗？回忆当时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感受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深深记得那个时刻，也会有个把与之有关的轶闻趣事在人们之间广为流传——但是在这代人中是否自然形成了某种具有相同共识的文化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某种想要对这一事件进行加工并且将自己置身其中的冲动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个想要将这段被不断重复、不断被“加工”、“再创造”的世纪要闻与个人经历交错影响的故事讲述出来的渴望？还是说，人们谈论珍珠港，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他们非常乐于讨论这件事情呢？

再来说说肯尼迪遇刺事件吧。肯尼迪遇刺的时候，我正在曼哈顿一所表演学校的舞蹈排练房中。房里簇拥着三十多位未来的男女演员，个个身着紧身练功服，有的正在伸展肢体，有的正在对着镜子琢磨着自己的体态，有的则斜倚着墙，在沉思或是聊天——我们都在等着教练来上课。我当时正靠在窗台上，向外面的街道张望。那是纽约的秋天，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

然而，当排练房门打开的时候，来的不是舞蹈教练，而是校长助理。她四下张望了一番，脸上写着迟疑不决，竭尽全力寻找着适当的措辞，终于她开口说：“肯尼迪总统遇刺。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状况究竟有多严重。”说完便转身离开了。片刻出现激烈讨论和议论纷

纷，之后几个人跟着她离开了，然后我听到有人小声嘟哝说：“这是即兴表演。”

想象一下，你是否曾经同一群“科班”出身学表演的学生一起在外面消遣？这种消遣有着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我们接受训练成为能够充分发挥表演全部技能的人，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对带有相似性的记忆进行提炼，对具体意图进行识别，保持内部独立活动，除了表演外更要懂得对特定行为做出反应——我们个个怀着“活在当下”的信念，那时候，我们要么接受了斯特拉斯伯格(Strasberg)戏剧学院的教育，要么是秉承梅斯纳(Meisner)或是阿德勒(Adler)的理念，比如杰拉丹·佩姬(Geraldine Page)，罗伯特·杜瓦尔(Robert Duvall)；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或是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则是大师级人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这位现代戏剧创始人的门徒。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中，他大力贬斥单纯注重外在姿态的“表演”，坚持认为，只有保持内在真实并且维持本色才是真正艺术的精髓。上述全部错综复杂心理技能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体验派表演”，我们这些“学院派”对这种演技都是非常热衷的。所以，在大概20分钟之后，这位校长助理(我们都能想象出来，这一天她可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回到排练房，用颤抖、不连贯的声音向我们报告说，总统已经被证实死亡。自那一刻开始，整个排练房彻底炸开了锅。

学表演的学生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义愤填膺，另一派则是以泪洗面。我是前一派的，因此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并没有太多必要去放任自己的感情。我只是独自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当然从外表来看，就是一派神游的模样吧。在这种情境之下，我发现自己的才华实在难以发挥，这是一个更适合抹眼泪的场合。事实上，他们确是这样做的。不出几分钟，房间里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将近一半的人放声大哭了起来。有些人在低声抽泣，整个身子蜷缩在角落中，脸孔向上微扬，眼神则偶尔会随意游离到天花板上某个墙皮爆裂的角落——更加强化的这个举动本身的做作和没有意义。还有三两个女孩子，干脆趴到了地板上，

其凄惨无助之状态不亚于希腊神话厄勒克特拉(Electra)趴在其父阿伽门农尸体上痛哭的场面。于是,另外一些人的表现则反映出某种大众化情绪,他们抑或感到震惊或是恐惧,还有的则相互拥抱以示安慰,有的则三五成群控诉现实,等等。

终于,在首次信息发布后离开排练房的人群中回来了一个。在他弄清楚了事态进展之后,不得不接受现实。总统的确已死,这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事实。还有些人跑出去调查,其中一个干脆带了个旧式收音机回来。人们开始正视现实。

我立刻离开了那里。那些痛苦到了极点的神情,已经超出了我所能够容忍目睹的限度。面对造物弄人,这些演员们对自身演戏的天赋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那是一种对自身演技深刻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中,也包含了他们对忠于现实、寻求某一崭新领域或是在前人从未触碰过之领域进行开拓的冲动。但对于我来说,那一刻的尴尬却是我平生前所未有的痛彻心扉的体验。怎么说呢,并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所讲的那种因为被迫去弄虚作假而感到心中难受。从根本上来看,并不是真诚与虚假的问题,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比这个要复杂深刻得多。我当时突然意识到,我们的所有感受,哪怕是点滴细微的感触,甚至都已经成为我们所追求的体验派表演方法中的某种素材。从精神层面上来看,这简直无异于在黑暗中迈出的最后一步,而这一步踏出去,你也就跌进了万丈深谷。即使像我那样自恃对人性“本恶”持冷眼旁观态度,也无法容忍当时这种过于极端的场景。自那一刻开始,我深刻认识到,我们,我们所有人,正在被这种微妙的方式彻底毁掉。

好吧,也许你会说我前面所举的是一个“特殊情况”——过于极端、浓缩且带有完美的讽刺性意味。但我要强调的是,多年来那个场景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并且在我每每经历一些类似复杂状况时,这种场景便会刺激我重新忆起当初的状况。在我看来,演员们悲痛欲绝的表演似乎在我的头脑中构建起了某种范式,就好像有人说过的那样(现在还说

吗？），对于所有人而言，这是人类自我反思精神所展示出的种种混乱表现得最纯粹的评判标准。如果你刚好是个擅长哲学思辨的人，那么你恐怕会将这些悲痛欲绝的演员们描述成为某种现象学本质的代表，他们能够对我们去定义事态本质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举个例子，比如最近，伦敦街头那成千上万悲痛欲绝的人群使我回想起当年的这些演员们。伦敦街头的人们是在为戴安娜王妃遭遇不测而悲痛，他们中大多数人通过非常明显的方式来展现悲伤——甚至毫不掩饰他们是在尽情“展示”自己的悲痛之情。他们都很清楚，不论是从社会还是理论层面上，这都是他们的角色，他们走上伦敦街头的—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整场全球性的“表演秀”，他们出现在那一时刻的现场是为了增加气氛，并且能够烘托整体效果、提高影响——可以说，对于他们而言，在这场全世界性的突发事件中，他们“出现在现场”也就使得现场变成了他们的“表演秀”。每个人都成了名人，这终于能够圆了他们多年的宿愿。

除此以外，如果你仍然记得他们采用的“花束攻略”——群众用花束当炮弹围攻白金汉宫大门的场面，那么你恐怕也就会认同，这些人群实际上还控制着演出的剧本。正如某位广播员所概括的那样——我记得好像是简·波利(Jane Pauley)，她称这是一场“群众推动撰写的故事”——虽然她也许并不是真正明白这种说法背后的引申含义。实际上，很多故事并不是由群众推动创作的，因为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那些名人群众实际上发挥了革命者的效用，他们通过这种带有象征意义需求的方式在公共文化中展示自己的主张，并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够从她那老古董似的孤芳自赏状态中解脱出来，能够更积极正面地投入到公众宣传中来，他们希望她能够融入“新”英国的“新”领地中来，那是戴安娜王妃竭尽心力培育出来的新文化境界——戴安娜将前现代同后现代的诸多观念进行融合，融忠诚与名誉为一身，成为一个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人物，她尊贵、脆弱，对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是的，这些信息时代的革命者们逼着伊丽莎

白女王步入这个被“人民的王妃”所统领的王国，他们要求女王“与民同乐”，而不是终日关注财富与权力，要求女王能够更多在意自身的感受——同普通人无异。

显然，肯尼迪遇刺后那些悲愤的演员们同戴安娜的葬礼并没有直接联系，这些人物也不能一一对应起来。但两件事情之间有一个纽带，即两者所具有的某种相似的意境或者说是语境。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在某一灾祸或是大灾难中丧失亲人们的人们那些扭曲痛苦的表情的时候，我都会试图在那些表情中去探寻这一共同因素。这么多年来，类似这样的情景我不知道已经看到过多少次了，几千次？上万次？但是在我目睹这一切带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一直想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有些人悲伤片刻便会消退，有些人将悲痛转换成某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行动，还有些人离乡背井，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一直想要弄明白的是，这些事情究竟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一点，人们通过种种方式并不只是为了表露悲痛而已。比如我们那些运动员进球、得分或是赢得了某场比赛之后进行狂欢的场面。类似地，我们还可以去想象那些歌迷或是球迷们庆祝狂欢的场面，有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赢得比赛或是胜利，更是为了“自娱自乐”。在这些人群中，我们可以看到某种相同的因素、相同的品质，那就是，这些亢奋的人们都在以相似的方式在彼此面前、在摄像机前或是观众面前展示着自己——他们结实的脸庞上闪耀着某种独特的欢愉与仇视相混合的表情，颈上青筋暴出，紧握拳头挥向空中或是挥臂疾呼，身体前倾——仿佛是在向过去的一切妥协发出最强有力的反抗——狂热甚至是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狂喊出心底压抑多年为自己辩驳的声音，“噢！耶！”每一声呐喊都高过前一声，后一声既是对前一声的加强，也是对前一声的评价，甚至是对前一声的否定……当你直视他们双眼的时候，看到他们冲着自己的邻居或是朋友们眉开眼笑，你会突然间发现，他们也是在表演，在竞赛，或者说那是一种大众艺术——同时也是一种自觉意识。

所有这一切的一切，欢呼雀跃也好，振臂呼喊也罢，这一切的表情

与姿态实际上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一个概念——该怎么说好呢，也许该叫做“胜利密集症”（triumphal intensity）？而这一切表象之下的根本法则，同我们看到人们对于戴安娜之死流露悲伤的表现形式是一致的。

这一根本法则在我们如今的很多经历之中都是适用的。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我希望通过对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原材料进行分析，能够找出当中的根本法则，生活中处处皆是真实与表现性体验结合的独特事件，而我们的生活本身，正是对这种构建出人类存在价值的表演性文化进行再加工的过程。我把这种人格概括为：中介化人格。

那么，何以出现如此不同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当某一特定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哪里”的民间文化类别呢？为什么那些历经二战的“曾曾祖父”一代人会乐于绘声绘色追忆 1941 年美国遭受攻击时的个人经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当时不在现场。（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是听我慢慢说，你会发现那些“其他”都是这个原因的衍生物。）首先，我们可以明确一下，凡是珍珠港事件发生这一国耻日身在现场的人们是的确有个人故事可讲的，他们会把这一个人经历相互交流，或是讲给记者，或是写信给亲友……这些轶事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被传送，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故事是最原始的素材，即人类学中所说的事件根源。而对于那些从报纸或是广播中得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人们，这些原始素材并不值得他们津津乐道，他们总觉得，转述别人的这些故事并不能体现出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感，也不够个人化。所以，从根本上看，这就是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20 世纪 50 年代时，一个颇受欢迎的面向大众的电视节目名叫《你在现场》（*You Are There*），主要内容就是向人们重现很多重大历史场面。今天听起来，这个名字未免有点矫情，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这种节目习

以为常了——但是仔细想想，这的确是电视给我们创造出的第一个“奇迹”。这也正是媒体兴起之最初所带给我们的震撼。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某一历史性事件的参与者或是亲历者(至少是视觉上的)，无论是过去发生的还是当前的事件。这其实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自动自发讲述他们自己所经历的“肯尼迪遇刺”，无论事件发生之时他们正身处哪里。——他们当然是看到或是听到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仅是通过电视——因为各式各样的媒体都在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感官体验。但电视的确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而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Walter Cronkite)则可以说是“核心的核心”了，真的就好像你身临其境一般。各式各样的报道，不眠不休、无休无止、激动人心……跟随着这些报道去亲历现场，甚至比真正亲身体验现场来得更加让人兴奋，因为随着媒体去现场你能够体验到全方位多视角的各种场面。如果是本人在现场的话，你不过只能占领某一个角落，也许当时你正站在某位胖夫人的身后，低头在你的手包里翻看想找到自己的太阳眼镜——而就在那一刹那，“啪”一声枪响了……你先是以为不过是天上的烟花弹，直到你听到尖叫声……而跟随媒体的实况转播去经历这件事情可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你不是站在那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你身处“整个”现场，因为这种超乎想象的“全方位”报道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角度去观看这一事件，而且这各个角度上演的“现场”则几乎是完全没有时间间隔的。

也许这即是我们所说的“上帝之眼”吧，你享有了这一特权。

尽管这一结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某种“自恋情结”，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一观察所反映出来的本质太过深刻、普遍吧，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角度。隐藏在我们心中的那个自以为是的“自我”，其实是一个中介化法则作用下的“自我”，现实与表现性通过这一相互渗透的过程产生了融合，而我们这种自以为是的意识则不断被强化并且难以避免，在这种意识的作用之下，这个自以为是的“自我”投射到我们的心理层面上，对我们产生更深的影

据说，在凡尔赛宫最初的设计理念中，无论是它的建筑结构还是园

景布局，都是为了能够给国王营造出全方位居高临下号令天下的优越感，整个设计的关键就是让整个世界都呈现在国王面前，从而让他能够一览无余。

说真的，同媒体今天赋予我们每个人的权力比起来，凡尔赛宫的设计就并没有如此摄人心魄了。

即使是从最广泛的概念层面上来看，中介化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媒介来应对现实。媒体理论界的教父级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媒体视为某种机械工具，因为作为我们同被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现实之间的“介质”，实际上媒体是“人的延伸”，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中介化”的过程。但这本书的写作意图并不在学术论述，我这里的“中介化”指的是所有艺术及人力所创造出的媒介所表现、所传播的情感历程，同时还特别包含着这些媒介对我们每个人对世界、对个人生命体验所产生的影响。

回到关于肯尼迪的报道上来，再来看看那些投入到这一报道中的媒体资源，再来想象一下随着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我们每个人所产生的那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如你记忆中的样子，那些报道中的很多内容瞬时成为爆炸性事件，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报道也成为奥利弗·斯通^[1]的创作素材，经过一次次再回收、重新概念化加工，并且被数次解读后重新返回给你。试想，这些意象曾经是你个人的体验，通过电子影像(过去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传递给你，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空中你同这个屏幕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特殊的亲近关系——那一刻，你曾对这一事件如此关注、如此投入。那些戴着宽边牛仔帽的、迟钝的得克萨斯警官们大汗淋漓地慢慢挪动着身子……你甚至能够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的他们的恐惧与怨恨——那种不合时宜的危险而漫无目标的愤怒……杰奎琳沾满血

[1] 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s)，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于世界影坛的杰出人物。曾做过制片人、编剧、摄影、导演，甚至是演员。从1986年被誉为“越战三部曲”之一的《野战排》开始，到1995年的影片《尼克松》为止，斯通拍摄了多部反映政治题材的作品。——译者

渍的裙子，肯尼迪那厚厚的手掌高举过头正在宣誓以及他身后走廊中的一片混乱……是不是苏联人的什么阴谋？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肯尼迪当选的真实原因呢？肯尼迪眼睑如此紧闭——他是不是有着什么难言之隐？抑或只是疲惫而已？他那个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也许什么意思都没有，不过是摄影师抓拍到的他眨眼的瞬间？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约摸也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吧，我们也开始时常给自己拍很多照片。无论背景是“教科书仓库大楼”还是“长满绿草的小山丘”^[1]——你都在现场。当鲁比射杀奥斯瓦尔德的时候，你看到实况，即使不是实况，你也是在事后一遍又一遍地观赏着转播，你也会相信那曾经是现场实况。

知道那曾经是现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那是现场？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语法很有趣。记住：语法反映出深层次现象，语法实际上塑造了很多概念，甚至影响着我们的认知。

你当时在现场，你无处不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然后你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确认，那是现场实况——尽管后来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所谓现场实况，不过是经过精心设计对现场的某种再塑造，并且大多数时候，不过是对真正的实况现场的某些零散部分的扭曲和再造的拼接组合。

这种表现性(representation)所带给人们的满足感的确时常让人难以抗拒，但却是需要进行合理反思的，这接近于进行逻辑化反驳，需要在想象力泛滥的背景下对似是而非的生活状况进行描述。这种规整句法的交缠错综，逐渐转化成对语义本身的某种扭曲——这是很快发生的事情。这部分是由于句式饱和度的问题，但这还不过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不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实际上我们纯粹量化数据的思想中，也是充斥着许多中介实体的。来问问你自己吧：有什么你所做的事情是绝对未曾经过“中介化”的呢？有哪些你所经历过的事情不是透过某些带有

[1] “教科书仓库大楼”和“小山丘”是鲁比射杀肯尼迪的背景。——译者

商业化表现性的介质所影响的呢？人的出生？婚姻？疾病？去设想一下所有的电影和记忆中的情节，哲学也好，技术也罢，那些自助手册、咨询师、项目、演讲、各种研讨会……去想一想从上面这些地方所产生出来的那些流行字眼儿吧，想一想所有的这些怎样影响了你的经验吧。来问问你自己：如果我能够把所有这些影响都抹掉，那么我的整个人生是不是都要改写了呢？

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总还是有一些事情会始终保持它的本来面目的。比如，你仍然会去买铅笔或是回形针来用，做这件事情同它们所代表的寓意或是它们对你的影响并没有多大关系。又比如，你同你自己的双脚之间维持着不错的关系，两只脚总是能够在毯子底下蹭来蹭去，或是用一只脚去揉搓另一只脚上的某一块老茧……类似这样的事情总是存在的，只是为数不多而已。

基于此，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为戴安娜之死悲痛不已的人们是怀着真挚情感的，同时，他们也是在表演。当人们身处于这个从不同角度都在不断被“表现性”改写的世界中的时候，他们清楚地知道戴安娜之死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自己能够在当中去“扮演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这本是唯有那些享有特权的名人们才有权利占有的、在卓越层面上表现自我的机会。但是，他们清楚知道自己该如何能够“展示”出表现性。

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相似的动态过程实际上存在于我们几乎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中。比如说，你曾经接受过婚姻咨询治疗，我们再假设说你的治疗非常成功。或许那是一个小组式治疗模式，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展开。再假设说你通过这一治疗以及读书学到了技能，学到了如何能够维持沟通渠道顺畅，学会了如何掌控自己的行为，如何与伴侣展开富于建设性的争辩。于是你就把这些技能应用到了你的伴侣关系中，好，我们姑且说，你的婚姻得救了，这是个好事情，没问题。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中介化”达成的结果。

从总体上来说，许多理疗技能同表演课程实验室中的“体验派表演